

待芬芳吐盡，你的心是否一如往昔……

寒梅情深

94 寒英

翎 翔



寒梅情深

小說族叢書
305

翎翔著



現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寒梅情深／翎翔著．——第1版．——
臺北市：精美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小說族叢書
；305）
ISBN 957-716-198-7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2062

寒梅情深

作者：翎翔
發行人：朱凱蓄
校對：王世彬 沈彥伶 林淑真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5年1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98-7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沒有恨 沒有怨

有的只是

不悔的堅持

寬容的等待

心情日記

翎
翔

那是春末鳶尾姹紫季節裏的某個清晨，我終於為這個故事畫上句點；那一瞬間，心裏百感交集。

住的地方，有個明亮的大窗子，從窗戶望出去，是鄰家的後花園，呵，我可享受哩，每天早晨約四點多鐘，太陽都尚未甦醒呢，靜謐中便先響起一、二聲鳥鳴啁啾，也許是鳥兒在呼喚同伴們起床好去覓食了，果然，此起彼落的鳥囀隨著黎明漸至而歡快地歌頌，約七時許，鄰居的老伯總準時地出現，拿著水管替花呀草啊們灌溉，日復一日，從不停歇！

還有呵還有，那不知哪戶人家的男子，老愛打噴嚏，一連可打五、六個，令人莞爾！

只是一扇窗，聽的、看的，便豐富了生活，願我亦有一扇心靈之窗，它永遠敞開，讓陽光恆定照耀；也願自己做個園丁，在生命的園地裏努力灌溉，盡情揮灑。

故事付梓前夕，有一樁關於本書的訊息欲傳達出來，與大家共勉——

社會百象瞬息萬變，許多人亂了腳步，終日汲汲營營於功名利祿的追求，只顧到自己的感受，寧可傷害他人只求一己之安樂，甚至身處幸福中而不知惜福，總在踏盡千山萬水後驀然回首，才知什麼是最重要的，然為時已晚矣……

「天長地久」——包括親情、友情、愛情皆然，何時才能由神話變成真實呢？

彷彿是條漫長的路途——但我不灰心——基度山伯爵不就說過了嗎：「人類一切的智慧，在於『等待』和『希望』。」

咱們共同來期待吧！

寒梅情深



楔子

屋子裏流瀉著柔美的樂音，愛爾蘭女歌手「莫雅」似幻似真的歌聲在輕吟呢喃，聞來應是教人心曠神怡！

但是，屋中瀰漫的空氣卻不是這樣的。凌亂不堪的衣物、摔落碎了一地的花瓶及那可憐散落的愛麗絲，似在囁語著無力的呻吟！

而癱瘓在床邊地毯上的那女孩，衣衫不整地昏睡著，呼吸間充滿了酒意，眉頭緊緊蹙在一塊兒，嘴邊還口齒不清地呢喃著不成串的夢語。

她陡地動了一下。抬了抬那千斤重的眼皮，然後，才緩慢睜開雙眼，下意識地環顧四下，呵，一切竟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！

她虛弱地抬起手摸摸額頭再按按胸口，腦中像有人不斷以鐵錘重擊著，胸腹間翻騰不

已，一陣陣難受的反胃惹得她噁心她想吐！

她踉踉跄跄地站起身，突然一陣昏眩使她差點兒摔跤，她急忙抓住置物枱穩住，然後，慢慢挪步到浴室。

站在鏡前，她不禁驚呼一聲，不敢相認鏡中那狼狽頹喪之人究竟是誰，不管是誰，絕不會是她鍾亞菱！

扭開了水龍頭，嘩啦嘩啦的水瀉聲讓她稍感舒暢，便一古腦兒地一頭栽進水槽裏，浸它個冰涼痛快，再倏地抬起頭。

再次端詳那鏡中人，她審視著，腦中逐漸從一片混亂裏恢復正常思緒。

看著疲憊的自己，呵，是了，昨晚。

昨晚到 PUB 去了，和阿通那夥人，喝個很痛快！記得她還學會了划拳，螃蟹一啊爪八個，阿通他馬子小西直誇亞菱喝酒爽快，作風豪爽，堪稱女中豪傑呢！

她記得昨天晚上耗得很晚。最後，是阿通和小西負責送她回來的。她一路唱著歌，什麼歌倒忘了；還記得回到家後，小西安置她睡覺，她不依，拉拉扯扯弄翻了些什麼，小西好像說：「放卷帶子給她聽吧，這樣可能會好睡些，反正是自動迴帶。」

然後，就走人了。

她疑惑地自問：咦？我平常不愛上什麼 PUB 找樂子的，到底哪根筋不對了，還喝成這

副德行？

突然她震了一下，一股椎心刺痛彷彿電流般流過她全身！

攬鏡自照，亞菱心傷於自己竟於感情失意的情況下去買醉，醉得身心俱疲，而彼人根本已不會心疼、不會在乎！

是呵，不會在乎啊！

恍惚中，似有門鈴響，定神一聽，果然門鈴正「叮咚，叮咚！」的一聲急似一聲，催促不停。

她跌跌撞撞地跑去開門，門外那個人像一股旋風般捲了進來。

「亞菱！」

來者氣急敗壞地扭著腰對她直吼，「妳存心把我給氣死不成！」

亞菱看看她，一語不發地關上門，慢吞吞地晃到地毯上一座懶骨頭倒下，只虛應了一聲，「哦。」

「什麼『哦』？」她簡直快要暈倒，在亞菱面前來回數落著，「說了昨天晚上電話聯絡談吳先生那件CASE的，妳可知道我打了多少通電話給妳？打了幾通都沒人接，CALL機也不回，害我無法回覆吳先生的問題，這下好啦，吳先生的難纏是出了名的，搞不好人家正埋怨咱們辦事精神差呢！妳說怎麼辦？唉！妳一向不會這樣的嘛！到底妳昨晚上哪兒去了

……」她猛然住了口，發覺亞菱似乎不太對勁。她走上前去，蹲了下來，端詳著。

「亞菱，妳怎麼啦？噢，」她掩掩鼻，蹙緊了眉頭，「好重的酒臭味！亞菱妳——跑去喝酒？」

只見亞菱垂著頭，髮絲散亂半掩面，答非所問地說：

「艾琦，對不起，放了妳鴿子。」

「妳先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！」她很清楚亞菱的個性，畢竟已是多年同學，她還會不了解嗎。

躊躇半晌，亞菱才訥訥地開口：

「我失戀了。」

艾琦爲之語塞，頓時恍然大悟。

「亞菱……」她伸手摸摸亞菱的面頰，眼前這個女孩看來如此脆弱，彷彿不堪一擊。她早料到會有這麼一天的，她早就料到了！難爲這個未解世事的小女子了！

賀成越這個混蛋！她暗罵。

這時，亞菱才望住艾琦，聳聳肩。

「天底下又不是只有我一個失戀，別擔心了，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我又何必單戀他那一枝草呢？」

艾琦眼底盈滿淚水，忍不住罵出聲：

「菱，妳……妳這教人又生氣又難過的傻丫頭。」

而亞菱終於如潰決的堤防般，撲上去和艾琦互相擁住，失聲痛哭，哭得肝腸寸斷！嘴裏說的是不在乎，但，若是真的不在乎的話，她又何必喝得一身醉，想要忘記一切呢？

第一章

賀成越獨自坐在飯館裏的一角，難掩心中的不耐，他一手拿著打火機，斷斷續續輕輕敲著桌面，發出「篤篤篤」的聲音；另一手夾著煙，第四支了。看看腕錶，忍不住低聲詛咒。

沒有一次約會不遲到的！

無怪乎老周說，就是有些女人哪，總喜歡用「遲到」來顯示自己地位不凡，還提出什麼「你等我愈久，表示你愛我愈深」的論調，乖乖，「愛情」跟「時間觀念」難道無法並存嗎？

他皺皺眉，頗認同老周的感受，但是……但是，還是有某些女人即使戀愛，卻仍保有時間觀念，幾乎很少讓他等，就算偶有一次，他明白，也是因為她工作上的緣故，而非故意爲之，況且，見了面，亦會十分內疚地道歉，彷彿她犯了極大的過錯。

是呵，這種女人多麼可愛！他承認，在和亞菱交往兩年的過程裏，亞菱沒啥可讓人挑剔的，她善良、靈巧、坦白而率真，雖然長相並非頂漂亮倒也頗順眼。他也很清楚，兩人交往後，亞菱未曾和其他男人出去。

她是專一的。

可是，可是——

唉，說不上來，總之，就是少了那麼點什麼，使他逐漸感到莫名的不滿足。身爲一個小兒科醫生，擁有一份人人稱羨的金飯碗，這樣的人生，可以了。「可以了？」那是一般人如此認爲。每日機械化上班看門診，再機械化地下班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不，這不是他要的生活，龍困淺灘豈非憾事？！尤其像他如此的青年才俊！逐漸地，對工作的那份不滿情結擴展到生活上，再擴展到感情世界。

他是自命不凡的。

第一次和薛芷青相識，是在數月前。

她來診所看病，當她手中抱著一隻小博美，亭亭玉立地出現在門診室時，賀成越著實雙眼爲之一亮，如此風姿綽約而婷婷的女郎，教他目光忍不住在她身上梭巡著。

「小姐，哪裏不舒服？」

薛芷青撫弄著懷中愛狗，唇形流線而美好。